

中外名人傳

(七十二)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八頁）

許常惠（一九二九—二〇〇一）

台灣音樂大師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師範大學教授

留日接觸西洋音樂

許常惠，台灣音樂大師，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師大教授。把歐洲現代前衛音樂實驗手法引入國內的第一人。畢生鼓勵年輕的音樂家創作，結合詩人、畫家，共同發表作品，興起國內新型音樂風。在他協助下組成的音樂社團有六〇年初的「製樂小集」、後期的「新樂初奏」、「江浪樂集」、「五人樂集」、「向日葵樂會」等，為音樂界注入新鮮的朝氣。

許常惠，台灣彰化人，一九二九年九月六日生於彰化和美鎮，父親是位醫生兼詩人，他在日據時期讀日文小學，十一歲離台，隨家人赴日本讀中學，適逢抗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歷經戰亂，未能好好的讀書。二次大戰末期，他經歷一九四三年日人垂死掙扎的「學徒動員」，一九四五年熱烈沸騰的「台灣光復」及一九四九年驚天動地的「大陸撤退」，雖然他只是學生，但也受到重大影響，不能到校上課，但私下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包括日本、俄國、法國及歐洲許多近代作品，全是在日文譯本。而他接觸中國文學，則是在進入高中之後，知道魯迅、巴金、郁達夫等人。光復後，進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讀書，學會國語及中文。他曾一度想成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但腦海裡浮現著日文、中

文、國語、日語、台灣話，他不能運用三、四種語言思考，只好放棄，改走音樂之路，音樂創作沒有語言的困擾，解除了他的一大負擔。

留日期間，許常惠接觸到西洋音樂，學習小提琴。光復後回國，不久，他的父親過世，留給他豐厚的遺產，於是他變賣了部分財產，於一九五四年到法國留學，進入巴黎音樂學院學習，苦學五年，直入西方現代音樂的殿堂。一九五九年學成回國，任教他的母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在此前一年，他以「昨自海上來」的作品，獲羅馬音樂比賽室內音樂創作獎。此曲曾在日本電視網演奏，為台灣作曲家作品躍上日本電視網的第一人。

此後的四十多年歲月，許常惠致力於現代音樂創作、音樂教育、民族音樂採集

與推展和著作權的推動上，貢獻卓越，被稱為「台灣現代音樂之父」。

尋找民族音樂的根

許常惠學生在音樂上的努力，源於一個「根」字，少年時期，他生活在彰化鄉下，成天聽台灣民謠、歌仔戲、南北管、陣頭戲與各種講古說唱長大的鄉下囡仔。後來負笈至自由風氣鼎盛的巴黎，搭上了一班台灣本土意識轉變的列車，這些成長過程中的見聞點滴，均在他的潛在意識中沉澱、發酵。

以音樂創作與傳統音樂維護與研究為一生職志的他，常告訴弟子，當他在巴黎大學修習音樂時，愈是研究西洋樂理，愈覺得只是在學習外國人作的曲子，「歷史上任何一個作曲家，總是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做為根基，再來創新，建立起自己的藝術生命。」這個領悟，讓他決心從西洋樂譜中走出來，回到家鄉，找回已被遺忘卻彌足珍貴的「根」。

他認為「民歌」是一個民族音樂文化的根，各類樂種的產生與發展，都是這個「根」的成長、茁壯、開花與結果，他曾經表示，他在巴黎求學時兩位西方音樂大

師，給了他很大的啟示，先是杜布西（Claude Debussy 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在歌劇《派列亞斯與梅麗珊德》（Pelleas et Melisande）的音樂創作中，以最長的時間與最大的功力琢磨了法文歌詞的語言與聲腔的處理！杜布西對法文歌唱，不僅考慮語言旋律的正確音節、長短與高低，而且將歌詞的吟唱昇華至無比的細膩程度。於此，許常惠想到以中國音樂而言，只有崑曲和南管「曲」的演唱，可以與它相比。

接著是巴爾托克（Bela Bartok 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則明白的指出匈牙利民歌是匈牙利人的音樂之母，在音樂上要表達匈牙利人的感情和思想，必須了解匈牙利人的音樂語言。巴爾托克為了徹底明瞭匈牙利民歌，長期投入民歌的採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然後，運用民歌和素材與結構，進一步重新組合，加以現代音樂技法，創新了匈牙利的現代音樂。巴爾托克曾說：「音樂在世界性之前，先要具有國家性，在國家性之前，必須具有民族性。」

實際性語詞、或自創性語法，才能把你的創作意圖表達清楚。這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近現代西方音樂語言已成為所有現代作曲家重要而必須的語言。

許常惠認為現代音樂的創作，只有運用這樣多元的音樂語法，才能讓現代的聽眾了解創作，所要表達的音樂意義。

他說他在巴黎留學期間學習的西方現代音樂的語言，主要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當代音樂語言，如杜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等作品。他們的作品有一共同特點——音樂語言的多元性：從民族語法到世界語法，從傳統到創新都融合在一起。

採集全台民俗曲藝

許常惠致力音樂尋根，是他教學之外全力以赴的工作，他搜集台灣民歌的過程，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不過，日據時代日人曾搜集本地民歌，如一九二二年日人田邊尚雄用臘盤式錄音，錄有十七首台灣原住民民歌，台灣於一九七八年以LP唱片重新發行。一九二七年淺井惠倫以留聲機錄音，錄有三張平埔族音樂；一九二九年柏木正二郎錄製台灣傳統戲曲如「亂彈」

、「四平」、「白子戲」、「歌仔戲」及「京戲」等。一九四三年黑澤隆朝採集全台灣原住民音樂，製成SP版二十六盤，並據此撰成「台灣高砂族的音樂」一書。

台灣人自搜自己的民歌，由許常惠開始，他多次率領學生作田野調查，第一期由摸索到開拓，自一九六〇年開始，他與顧獻樑合作採錄佛教音樂。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他推動「民歌採集運動」與「中國民歌比賽」，參與者有史惟亮、范寄韻、陳書中、劉五男等人，採錄了全台灣原住民和漢族的傳統音樂。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主辦「維護山地固有文化實施計畫」的歌舞訓練班，歌部分由許常惠負責，舞部分由劉鳳學負責。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舉辦「民間藝人音樂會」共六屆，洪建全基金會主辦、許常惠製作，藝人也是由他邀請。一九七八年他組織「民族音樂調查隊」，採錄全台灣的原住民和漢族的傳統音樂。參與者有林谷芳、吳祥輝、馬念台、方明崇等。

第二期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創立後，提供民歌採集基地，可做採集、整

理、研究與出版工作。採集對象已不侷限於民歌，擴及到說唱、戲曲、器樂、舞樂及祭樂。並由個人單向專業，發展到團隊合作。此一時期，許常惠主導了六次採錄工作，即舉辦了二十三次「民間樂人音樂會」、「雅美族音樂調查採集」、「鹿港南管音樂的調查與研究」、編輯「中華民俗音樂專輯」、「彰化縣民俗曲藝田野調查」、「台灣土著民族音樂收藏」、編撰「台中縣音樂發展史」。

第三期著重本土音樂研究，包括台灣民族音樂學和台灣音樂史。此期開始，師大設立音樂研究所，許常惠把研究所的教學重點，放在田野調查方面，由研究生組成調查隊，在他的領導下，搜集完成賽夏族民歌、台南縣車鼓太平歌、阿美族民歌、客家民歌、泰雅族民歌、高雄市文武陣頭、邵族民歌、鹿港南管及北港北管等。他要求學生將這些民族音樂素材作為創作的源泉。

有了這些成果，他又在文建會的贊助下，成立了「民族音樂中心」、「民族音樂研究室」及「中華民族音樂協會」，為後世留下可觀的音樂資產。

許常惠固守音樂教育崗位四十餘年，

桃李滿門，除師大外，他曾參與國立藝專音樂科及東吳大學音樂系的設立，並在兩校兼課。

他遊走於教學與創作之間，網羅優秀弟子發起「製樂小集」、「新樂初奏」、「五人樂集」、「江浪樂集」等音樂社團，鼓勵創作及演奏，而他自己則推出如「盲」、「葬花吟」、「嫦娥奔月」與歌劇「白蛇傳」等作品，見證了台灣現代音樂最蓬勃的階段。

在音樂國際關係上，許常惠對推動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成立，讓亞洲人回歸到音樂本質上，作了許多努力與貢獻。而著作權觀念的深植於樂界與社會，他也是功不可沒。他組成音樂著作權組織，推動音樂著作權保障。

一九七八年，許常惠在「追尋民族音樂的根」一文中寫道：「十七年了，我看著民間樂人一個個過去，一件件民間音樂失傳，民族音樂鼓吹者一個個倒下去，但是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這個困難重重的民族音樂之路！」

詩酒蘊藉風流人物

許常惠生前最令樂迷津津樂道的生活

哲學，是他的酒與感情世界，下了課常以酒會友，一杯酒下肚，總來一段孟德爾頌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但隨著年歲增長，拉了幾個長樂句後，他就說「好久沒練，算了！」後來酒後必唱的是台灣民謠「六月田水」，或「一隻烏仔哮喘嗽」。

許常惠和學生感情深厚，關係親密，如前國立藝術學院院長馬水龍，長笛家樊曼儂、前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新象負責人許博允、作曲家李泰祥等都和他亦師亦友。

許常惠有過四次戀情，但前三次他都不願再談，只願談現在的妻子李致慧。他是位風流人物，結合了中國文人、台灣仕紳、外國藝術家的性情於一身，因此他以最「真實」的方式生活，帶著學生徹夜喝酒聊天，與藝術家柯錫杰等人跑遍台灣各大酒家，放喉高歌。他們屬於台灣的菁英，彼此互動連誼，加上許常惠的文章具有早期文人的感染力，感動了許多人。這些主客觀條件搭配之下，讓許常惠擁有了無可比擬的地位，而他以同樣的瀟灑性格，處理學術、創作、組織、教學以及生活，終於為二十世紀的台灣音樂史，劃下了一個餘音嫋嫋的休止符。

接長文化藝術基金

晚年許常惠乃為亞洲曲盟榮譽理事長、師大名譽教授、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及中華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董事長，他曾獲得法國文化部「騎士勳章」、李登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無論在李登輝時代或是陳水扁時代，許常惠都是「台灣之寶」，備受重視。

二〇〇〇年年底，台灣幾位藝術工作者前往法國巴黎觀摩，驚訝地發現當地不少藝術文化機構及工作者對於台灣的南管、北管或原住民的音樂都有了解。細問發現全是許常惠推廣之功，他已將我國的民俗與藝術推向世界。

二〇〇〇年「五二〇」之後，陳水扁登上總統職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首任董事長秦孝儀辭職，陳水扁遴選許常惠繼任，為第二任董事長，甫上任即遇上執行長請辭風波，原執行長簡靜惠為流言所傷，堅決求去，許常惠力保未果，留下生命史上的一大憾事。

董事長僅當了半年多，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中旬，許常惠摔了一跤，造成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送醫已經昏迷，住入榮總神經內科病房，一直未醒，而於二〇〇一年元月一日凌晨辭世，享年七十二歲。(王成聖撰)

馬漢 (一八四〇—一九一四)

近代海權論泰斗
海軍戰史及海洋戰略專家

研究戰史構思海權

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近代海權論的泰斗，海軍戰史及海洋戰略專家，官階僅少將，但他的著作對海軍戰略的影響甚大。

馬漢於一八四〇年九月廿七日生於美國紐約州的西點，他的父親是西點軍校事工程學教官，但他卻沒有進入西點軍校的特權，於就讀耶魯大學後，轉赴安納波利斯，進入海軍官校學習，於一八五九年六月畢業，時值南北戰爭，美國僅有小型海軍，負責水上偵察，少有實戰機會，馬漢服務於一艘小型軍艦上，暇時閱讀約米尼及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對拿破崙及菲特烈大帝的戰史頗有研究，約米尼的「

內線作戰」及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啟發了他的海權構想。

美國內戰結束後，馬漢奉派至南大西洋艦隊服務，隨艦偵察南大西洋及墨西哥灣的海洋資料，他實地觀察測繪，體認到海洋的壯闊及無限潛力，於一八八三年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墨西哥灣與內海」，詳述在此一地區的巡弋經驗，水文特性及歷史演變。

出版海權思想著作

一八八四年，馬漢應海軍戰爭學院（Navy War College）校長魯斯（Stephen Luce）之邀至該校任教，主授海戰史及海上戰術。教書之餘，致力古代海權及十七、十八世紀的海權發展的研究，並探求海權與政治、海權與軍事的關係，完成兩部傑作「海權在歷史上的影響力」（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及「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及法蘭西帝國之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書中他提出「生產及貿易至為重要，而航運將提供貿易擴充的便利，並得以保護航運之殖民地，三者關係如同鏈環，乃構成濱海國家的歷史

和大部分政策」的論點。他認為平時的商業航運，是海軍存在的主要理由，若無強大的海軍，貿易的安全將無以維護，本國國土亦將受到侵襲。

一八九七年他出版另一本重要著作「美國當代和未來的海軍利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書中主張「影響海權的因素有先天及後天兩種，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種言論在當時非常創新，引起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注意，於美國及西班牙戰爭結束後，著手建立強大的美國海軍艦隊，使美國海權得以伸張，奠下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基礎。

各國海軍受其影響

隨著聲譽日隆，馬漢足跡遍及南非、印度、歐洲及日本等地。德國國王菲特烈威廉二世受他著作的影響，也依照他的說法，開始發展德國海軍。

馬漢認為海權先天上的基本因素有六

：一、地理態勢：濱海國家與內陸國家的地理型態、位置，對海權的發展有絕對的影響。內陸國家若缺乏出海口，則無發

展海權。位於寒帶，沒有良港或雖有港口卻受鄰國鉗制，其海權亦失去發展的價值。

二、天然結構：國土形狀、海灣長度、資源、氣候等，皆為海權發展的必要條件。一般而言，大陸港灣較海島港灣為佳。

三、領土延伸：以英國為例，領土範圍愈大，其海權亦較大，而領土是否易於防禦，亦攸關國防安全。

四、人口數量：航海人口多，則海權發展較易。

五、國民性格：國民對海洋的嚮往、對海權的殷切與否，亦影響其發展。

六、政府政策：政府對海權的態度，為發展與否的主要關鍵。

海權的後天因素，馬漢列舉了四點：「一為國內工業生產能力、技術；二為船艦數量的多寡；三為海外據點、基地的支援、整編能力；四為海軍本身的實力，嚇阻敵人的能力。」

馬漢的思想除影響羅斯福總統、德皇威廉二世以外，在東方的日本、橫跨歐亞的蘇俄，也擷取其思想要點，建立了強大的海軍，而積極向外擴張。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海軍戰略，都以馬漢的立論為主。馬漢自承受約米尼影響，他也從戰史中參酌約米尼的思想，獲得了幾項海上戰略的主要原則，這幾項原則，對爾後海軍的發展、海權學說，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強調的海軍戰略原則，其一為「集中」。在海上須能集中兵力，形成重點，直迫敵人不利處，予以致命一擊。而在兵力部署中，特重艦隻相互聯絡，相互支援，如此首尾兼顧，乃能在決勝點上獲取所要的成果。這項觀點深具意義。後來，各國潛艦作戰所常用的「海狼戰術」，即是由此發展出來。

其二為「中央位置」。馬漢認為戰略上的中央位置，須依「位置」、「強度」、「資源」而定，必須要能提供到達目標的路線，一方面能攻擊敵之弱點；一方面更要能牽制多數敵艦，使所在位置的四周皆能在有效監控之下，而已方的艦隊也能迅速轉用。一般而言，此中央位置指海峽、運河或島嶼。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利用此項論點，以巴拿馬運河為中央位置，一面阻制日軍由太平洋東進；一面以主力打擊歐洲戰場上軸心國的海軍，從而獲取

分進合擊的利益。

第三為「內線」。這項原則與拿破崙所慣用的戰略如出一轍，亦是約米尼所最強調的戰略。即是從己方所占位置，以較少的兵力去阻滯敵方較大的兵力，以己方較多的主力，去攻擊敵方較小的一部。此項戰略，美軍亦曾在太平洋戰役中，靈活使用，在菲律賓賓「雷伊島」予日軍巨創。最後一項為「交通線」。此即為海上的補給線，是艦隊賴以維持戰力的生命管線。馬漢特別重視，並提醒羅斯福總統，海上的交通線具有攻擊與防禦的雙重意義，在發展海軍、維護海權的作為中，「交通線」的建立，是首要任務。

退役後才升為少將

馬漢於一八九三年離開任教的海軍戰爭學院，出任美國巡洋艦「芝加哥號」的艦長，駐防歐洲。這時，他的論著已風行世界，在歐洲，他獲英國牛津及劍橋兩大學贈於榮譽學位。任滿兩年回美，美國各大學亦紛紛授予學位，一八九六年以上校軍階退伍，退伍後著述不輟，曾被美國政府任命為海牙和平會議代表及海軍作戰委員會委員，一九〇二年被選為美國歷史學

會會長。一九〇六年晉升為退役海軍少將，一九一四年奉召至華盛頓，就美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發展，提出調查報告。以後，美國海軍大幅擴充，即由此報告而來。

馬漢平生並無赫赫戰績，卻在立言方面，建立了海軍名將的聲譽，史無前例。馬漢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病逝，年七十四歲。（劉先軍撰）

何輯五（一九〇〇—一九八三）

潮梅警備司令

汕頭市長

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監察委員

國民大會代表

書香世家一門英傑

何輯五，前輩革命家，曾任潮梅警備司令、汕頭市長、師長、副軍長、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監察委員及國大代表等要職，其三兄即抗日名將何應欽上將。

何輯五，本名何應瑞，字輯五，以字

行，貴州興義人，生於一九〇〇年農曆三月廿七日，其先世原居江西金谿，因他的高祖父何振瓚遊幕興義縣，遂落籍而居，他的祖父何春榮飽讀詩書，但無志於功名，留在民間，課子弟讀書兼務農耕，生有其父何明倫等兄弟五人，不幸英年早逝，何明倫八歲而成孤兒，但能奮發圖強，矢志自學，讀書治產，皆薄有所成，後來高年辭世，先總統蔣中正頒贈辭曰：「革命軍起，命子相投，曰毋內顧，黨國是憂」，可見其愛國熱誠。

何輯五有兄弟五人，有四人投效革命，即老大何應楨、老二何應祿、老三何應欽，再就是原名何應瑞的他自己，排行老四，老五何應炳以何縱炎之名行世，也是政界響噓噓的人物。五兄弟早年即加盟革命黨，追隨老總統蔣中正南征北伐，而於北伐及抗戰期間建有殊勳的，首推老三何應欽上將，一直是蔣中正的左右手，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號人物。

隨軍北伐建功立業

何輯五受兄長影響，早年即蓄有大志，少年時期於貴州省會貴陽城內的南明中學畢業後，立志習武，轉入貴州講武堂，

學習文韜武略，畢業後進入黔軍基層部隊任帶兵官，任排連長，由於工作勤奮，學術科優異，升遷快速，一九二六年北伐初期已升任第一軍作戰處長，旋調潮梅警備司令，是年九月，北伐軍進軍江浙，遭閩北北洋軍周蔭人部阻撓，何輯五以警備司令身分，動員軍民支援作戰，一舉盡殲周蔭人，使北伐軍得以長驅直入，直逼杭州。何輯五積功升任第十軍補充師師長，不久，再提升為第十軍副軍長，浙江省全省底定後，調為文職，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致力於安定地方，鞏固社會。

擔任國父警衛連長

此一時期，何輯五最傑出的表現，是在北伐初期任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近身警衛，當時他在黔軍中擔任連長，隸屬於谷正倫將軍編練的新軍，當時，貴州軍人爭為領袖，導致全省政局動盪，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在上海遇刺身亡，重要將領其三兄何應欽無法立足，托庇於雲南的滇軍，谷正倫亦無法自容，率所部奔赴桂林，追隨國父的革命軍大本營，因谷部紀律嚴明，戰志昂揚，深獲國父信任，乃派谷正倫為大本營直轄軍總司令，並令特選一連，擔任

大元帥的護衛之責，這一連的連長就是何輯五，他負責盡職，佈置周密，使大元帥安全無虞，全心致力北伐革命。

任貴州省建設廳長

國父逝世後，何輯五隨乃兄追隨先總統蔣中正，隨軍於北伐期間建功立業。抗戰爆發後，何輯五已轉任文職，一度出任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戰展開後，先總統蔣中正盱衡全局，認為攘外必先安內，而貴州地處邊陲，高山縱谷，交通阻塞，有待於建設開發，作為抗戰的腹地，以何輯五為貴州人，乃兩度令其還鄉，出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他奉命後，即回鄉赴任，以其個人聲望及三兄何應欽將軍的盛譽，調停黔、桂、滇三省合作，安定地方，鞏固大後方，旋即全力開始建設，開通京黔公路，暢達對外交通，運輸物資，支援前方作戰，功績卓著。八年抗戰期間，黔省一直安若磐石，何輯五策劃建設之功，貢獻至大。後來他撰著「貴州政壇憶往」一書，對這段工作有相當詳實的紀述。

在貴州，何輯五除曾任建設廳長外，還曾被省議會推舉為第一屆監察委員，抗

戰勝利後，奉派出任省會貴陽市市長，並當選為第一屆國大代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一九四九年冬，大陸全境陷共，何輯五攜眷來台，因連年勞瘁，罹患腿疾，不良於行，故而不再擔任其他職務，以國民大會代表終其一生。但每逢開會，仍不避艱辛，扶杖參加，頗多獻言。

個性溫和平易近人

何輯五生活樸實，個性溫和，平易近人，故能於執行協調任務時，無往不利。平日受父兄薰陶，忠黨愛國，謀事務必圓滿達成而後已，是一位負責盡職的好幹部。可惜晚年健康欠佳，纏綿病榻，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突發心臟病辭世，享年八十四歲。

何輯五與夫人華冰華女士，鶼鶼情深五十餘年，育有子女九人，五子四女，長子何紹雄，娶妻李珍儀；次子何紹源，娶妻俞文淵；三子何紹牧，娶妻何毓琰；四子何紹彥，娶妻郭子璐；五子何紹徵，娶妻劉會勝。長女何紹瑤，適前警備總司令，安全局局長汪敬煦上將，次女何紹珣，適洪允武；三女何紹璉，適徐華斯；四女

何紹珪，適朱厚人，皆學有專長，孝養尊親，一門賢孝，人倫楷模。（王培堯撰）

高爾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

蘇俄大文豪

十歲開始自謀生計

高爾基 (Maxim Gorky) 蘇俄大文豪，作品倡導樂觀的人生觀，開創蘇俄文學的新時代。蘇俄布爾希維克革命成功，高爾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畢生灌注心血的還是蘇俄文學。

高爾基原名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比什科夫·馬克西姆，高爾基是他的筆名，享譽全球的只有筆名。高爾基於一八六八年三月廿八日生於伏爾加河畔的小城普西科夫 (Peschkov)，父親是一名木匠，三歲時，他失去了父親，不得不跟隨母親到外祖父家生活，外祖父家也很窮，他僅讀了兩年小學，因外祖父開設的染坊破產，十歲的他即離開學校，開始自謀生計。

當學徒愛讀書受罰

高爾基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輪船

上當「小小洗碗工」，頂頭上司是船上的廚子，名叫穆思雷，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第一位老師」，穆思雷雖然只是個「火頭軍」，但他喜歡收藏書籍，工作之暇常要高爾基大聲朗讀他的藏書，也教導他認識新字，日積月累，使年幼的高爾基對書本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和書本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的俄國，只有貴族才有機會讀書，一般平民想讀書是非常困難的。高爾基在穆思雷的協助下，有機會讀書，幸運之至。當時，十二、十三歲的他，白天有繁重的勞務工作，只有趁夜晚偷偷的讀書，後來他描繪當學徒時讀書的情形：「……我沒錢買蠟燭，便偷偷地把燭盤上的蠟油收起來，裝到一只沙丁魚罐頭盒裡，……用棉線做燈蕊，……大一點兒的書，把書頁一翻動，那昏紅的火頭就搖晃不定，……油煙熏我的眼睛……。」這一切，都因讀書的喜悅而消失了，書籍在高爾基面前展示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給他帶來了無窮的樂趣和教益。他拼命的閱讀，讀完穆思雷的藏書，又去租書來讀。他初次閱讀普希金詩集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我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心裡充滿著如飢似渴

的感覺，就像一個人無意間來到一個以前沒有見過的、美麗的地方……。這使得我心裡幸福，使得我的生活輕鬆愉快。這些詩像新生活的鐘聲那樣鳴響。」以後高爾基為了生活，做過各種工作，在鞋店和繪圖師家裡當過學徒，還當過麵包坊和雜貨店的伙計，他到處流浪，但總是抓住每一分鐘空閒時間讀書，書籍不僅使他厭棄了小市民庸俗的生活，而且向他揭示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使他產生了獻身於莊嚴偉大事業的願望：「要有益於人類，要誠心誠意為人類出力。」

高爾基為了讀書曾付出高昂的代價，當他在繪圖師家中當學徒時，主人嚴禁他讀書，看書要受到處罰，書也要沒收燒掉。一天晚上，他偷偷的爬起來，從總藏書的爐下空隙中拿出書，就著月光讀得津津有味。有時看不清楚，高爾基就從廚架上拿一只銅鍋，用它的反光讀書。一次，高爾基爬到神龕底下，借著長明燈讀書，不料看得疲倦了，趴在凳子上睡著了，被主人發現，挨了一頓毒打。為了讀書，高爾基不知挨了多少次打。有一個星期日，高爾基不慎燒壞了茶具，受到了慘痛的毒打，主人用一把松木柴，把高爾基的背打得

腫得像枕頭一樣高，還深深地扎進皮膚四十二根木刺。主人很害怕高爾基控告他，高爾基答應不控告他們，但只有一個要求：「請許可他借書看。」主人吃驚地嘆息道：「真是個鬼孩子！」從此，高爾基可以用自製的燭台徹夜地讀書了。高爾基高興萬分，從此大讀特讀。

參加革命遭人縱火

一八八八年八月，廿歲的高爾基已是布爾希維克黨徒，他和一個夥伴對喀山附近的鄉村進行革命宣傳，受到地方士紳的抵制和仇視，士紳們偷偷的點火燒了高爾基居住的房子，大火立即燒紅了半邊天。

火舌無情地吞噬著一切可以燃燒的東西。這時高爾基在閣樓上出現了，他身上冒著煙，手裡卻緊緊抱著一只裝滿書的箱子。樓梯已被熊熊烈火吞沒，整個閣樓即將倒塌，在萬分危急時刻，隨手抓了件羊皮襖裹在身上，縱身從窗口跳了下去，手裡仍緊抱著書，他的眼睛被薰得睜不開，上氣不接下氣，為了救書，他差一點被燒死。

小說創作讚頌革命

高爾基曾說：「假如有人向我建議：你去學習吧！不過，為了你去學習，每到星期天，我們要在尼古拉耶夫廣場用棍棒打你一頓，就是這種條件，我一定會接受的。」高爾基自幼以艱巨的勞動，頑強地克服了重重困難，孜孜不倦地追求著知識，使他後來成爲一個見多識廣的，對俄國史和世界文化具有淵博知識的思想家，一個舉世聞名的文豪。

他二十四歲時，就以高爾基爲筆名在「高加索報」上發表了處女作「馬卡爾·楚德拉」；三十三歲時，創作了表達時代精神、歌頌革命理想、洋溢革命激情的詩篇「海燕」。他在三十五歲以前，創作了五十多篇短篇小說和一些中篇小說、長篇小說以及劇本。只上過二年小學的高爾基之所以能有這些成就，與他從小堅持自學、刻苦讀書是分不開的。

高爾基對托爾斯泰及契可夫都有深入研究，撰寫專書予以抑揚。俄共上台後，有史達林專政，蠻橫殘酷，高爾基曾爲文批評，於一九三六年神秘死亡，一九三八年，他被宣傳涉及布哈林(Bukharin)「反革命」事件。(王聞義撰)

王孟周（一九〇九—一九九九）

西康省社會處長

國民大會代表

初習武事後治政經

王孟周，曾任陝西省淳化縣等三縣縣長，西康省社會處長、建設廳長、台灣中部四縣市土地改革指導委員及國大代表等職。

王孟周，西康康定人，一九〇九年五月生，童年時期隨家人內渡，於華北受完中小學教育後，考入東北講武堂學習軍事，於一九二九年畢業，本欲進入基層連隊任帶兵官，但自感學能不足，矢志深造，於同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研習政治經濟，學識大有精進。結業後奉派江蘇省從事地方行政工作。

三任縣長治績傑出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選拔人才，考選縣長，王孟周應試入選，於一九三七年奉派為陝西省淳化縣縣長，該地鄰近共軍活躍的陝北地區，社會動盪，人心浮動，王

孟周沉着應付，安定民心，恢復秩序，縣境得獲平靜。一九三九年奉調長壽縣縣長，該地為西北公路要衝，盜賊橫行，民不聊生，共軍亦時常偷襲，徵糧募兵，王孟周到任後，組訓保安武力，剿匪保家，安定地方秩序，接著推行新縣治，重編區里保甲，闢建道路網，暢通全縣交通，治績大彰，名著全省。

一九四二年，王孟周因其政績優越，調任一等大縣寧強縣縣長，寧強縣轄境遼闊，東西長千餘里，南北九百餘里，境內

河川密佈，山巒起伏，散佈有歷史上的四大名關，為陽平關、大散關、五丁關及鐵鎖關，均為重要隘口。縣境平原地區，土地肥沃，宜耕宜牧，王孟周鼓勵農耕，增產糧食。而境內山區礦產蘊藏亦豐，又因抗戰烽火關係，有地質學家堯化鵬，農業專家黎靖嵐及黃河水利工程處賈主任等多位專才，避難該縣，他均禮聘為顧問，協助他開發資源。他的計畫獲直屬上級長官轄區督察專員魏席儒的鼎力支持，借調漢惠渠工程人員及儀器，組成經濟調查團，於天台山落水洞發現大量石油溢流，經濟部聞訊，亦派員抵寧強縣協助勘探，歷時數月，完成「寧強縣經濟調查報告書」。

附製全縣「礦床分布圖」及「適宜水利農牧墾殖區域圖」，又完成「寧強縣經濟建設五年計畫」和「寧強縣經濟建設實施方案」，報到中央，但困於抗戰時期艱困的人力物力條件，這些計畫均未能順利完成，但他的眼光和魄力，已突出於縣政自治史上。不過，在農牧方面，王孟周仍有美麗的成績，他於任內完成寧民、強民、惠民三條灌溉幹渠，開闢墾殖區示範農場多處，於提高糧食生產方面，獲致極佳的成效。

國代任內屢有建言

一九四四年，王孟周奉調回故鄉，升任西康省社會處長，旋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策劃全省建設。一九四七年頒布憲法行憲，王孟周當選西康得榮縣國民大會代表，赴南京開會。大陸陷共後，隨政府來台，由行政院聘為設計委員，一九五三年行政院借其長才，聘他為台灣中部四縣市土地改革指導委員，協助地方政府編定農地，測量地界，作為土地改革的張本。

於國大代表任內，王孟周勤奮參加會議，勇於建言，於鞏固國家領導中心方面

亦竭盡全力。一九九一年四月，與國代同仁共同完成修憲使命，賦予憲法新生命。同年底因應國家政治改革之需要，自動退職，獲聘為國家統一促進會委員。

王孟周生於憂患，歷經戰亂，投身報國，幾經艱險，履險如夷。晚年身體康健，少有疾病，一九九九年因老年衰邁，突患十二指腸出血，於三月三十一日瞠逝，高壽九十有二歲。妻子張梅鶯女士於一九五七年和他在台北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子王治平，女王治瑋，均已嫁娶，服務社會。（鄧育英撰）

法拉第（一七九一—一八六七）

英國物理學家

鐵匠之子貧無立椎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傑出的英國物理學家及化學家，電磁感應的發現者，後來的發動機和電動機即根據他發明的原理製成。

法拉第生於倫敦，出身貧困之家，其父老法拉第是一名鐵匠，為了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披星戴月，辛勤工作，所得報

酬，仍難維持生計，全家經常餓肚子。可是窮困尚不是最大的打擊，而是一家支柱的父親被病魔擊倒，因勞累過度及營養不良，而遭病痛纏身，在法拉第少年時代，其父經常躺在床上空自悲嘆。成功後的法拉第回憶少年時代曾稱：「我永遠不會忘記十九世紀開始的第一個冬天，倫敦的天空，終日籠罩著滾滾的濃煙，那是工廠鍋爐湧出來的烏煙，這烏煙瀰漫著我家又濕又冷的破屋，媽媽凍餓一天，才能由救濟單位領回幾個小麵包，作為全家一星期的口糧。我那時已經九歲了，每天只能吃薄薄的兩片：。」大科學家法拉第的童年，竟是如此的辛酸和悲痛。

訂書房學徒愛讀書

一八〇三年，法拉第家中唯有的鐵匠舖，因欠債被人奪去抵債，全家失去了唯一的憑藉。十三歲的他，被父親送到一個書籍裝訂舖，替兼營報紙販售業務的男子里波當報童。從此，他便從早到晚奔波在倫敦街頭，歷經風吹雨打，霜雪侵襲，把賺來的每一個便士親手交到媽媽手裡，這份苦差事，卻使他非常快樂，因為他能賺錢供應家人，還能偷偷的看報紙。他沒上

過幾天學，報紙上的字很多都不認識，只覺得看報非常新鮮。看不明白時，他就利用機會向別人請教，漸漸的，他不僅能看懂文字內容，甚而可以和一些成年人討論時事和一些什麼合約、哲學等新名詞。

第二年，老板里波覺得法拉第手腳勤快，又聰明好學，便收他做學徒，學習書籍裝訂技術。法拉第初次接觸這種工作，便覺得新奇有趣，他非常高興，認真的學習，不久，他就精通書籍裝訂技術，做得又快又好，勝過教他的師傅，被升為技工，有了基本薪資。這時，他突然對讀書極感興趣，一有空閒，就貪婪的讀了起來。東家波里見他如此上進，便允許他隨意閱讀所有店舖裡的書籍，沉醉在自學中的法拉第，終於為自己打開一條邁向成功的大道。

最初，法拉第無書不讀，漸漸的對化學和物理產生了興趣，凡是看到這一類的書，非一口氣讀完不可。有一天，他奉派替一位顧客裝訂「實驗化學」一書，他裝好以後，很想一讀為快，但到吃晚飯的時候了，他被飢渴的求知心驅使，竟忘了飢餓，把這本書一直讀到天明，廢寢忘食的讀完為止。就這樣，他在這個小小書舖裡

他讀了「大英百科全書」、「科學對話」、「化學漫談」……由通俗的普通科學讀物，到高深的科學專著，他已記不清楚竟讀了多少，只是二本接一本地裝訂他的讀書筆記。大自然的科學殿堂，真是太奇妙了！書上說：「一種酸與一種鹼混合，就會發生大量的氣泡；一種液體加上點東西會變成紅色，再加一點東西又會變成藍色，再加點什麼又會變成透明無色的」。還有書上說的那些電的現象，難道都是真的嗎？對，何不親自實驗一下呢！

他找到一個玻璃瓶，按照書上的介紹，裡外分別貼上一層錫箔，做成了一個「來頓瓶」(Leyden Jar) (一種原始的電容器)。再把玻璃棒放在毛皮上摩擦幾下，然後把摩擦產生的靜電一點點地存到來頓瓶上。重複十幾次以後，把連接來頓瓶錫箔的兩根銅絲靠近，只聽「啪」的一聲，銅絲間突然跳過一朵小小的火花，和書上說的完全一樣！他知道自己也能像那些大學者那樣製造神秘的閃電了！成功的嘗試，使他更加入迷了。為了做實驗，他千方百計地利用能找到的各種廢品，做成了起電機和其它試驗儀器。甚至連剛剛問世的「伏打電池」，也在他的巧手下做成了。

他用一點積蓄下來的零用錢，買了各種化學藥品，對照著書本，一項接一項地做實驗。他靠這種獨特的學習方式，不僅牢固地掌握了有關化學和電學的基礎知識，而且能設計一些「異想天開」的實驗了。

一八一二年，法拉第的八年學徒生活結束了。這八年，他上完了自己設計的大學。他的勤奮好學，使常來訂書的一些學者大為嘆服。這期間，他還參加了「倫敦市哲學會」，學習了邏輯學、文學、繪畫……隨著知識的豐富，眼界的開闊，他更加渴望終身致力於造福於全人類的科學事業。

戴維提攜學識精進

一心想進入科學聖堂的法拉第，寫信給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約·班克斯，報告自己的愛好和經歷，希望得到皇家學院的任命工作，可是接到的回復卻是一番嘲弄和諷刺。但法拉第並不氣餒，一八一二年底，他寫信給他最崇拜的科學家戴維(Humphry Davy)，表達欲獻身科學的願望和理想。在寫信給戴維之前，他在一位學者的協助下，聽了戴維四堂的學術演講，他在寫信時，附上自己聽講的心得筆記。戴維

也是一位自學成功的科學家，法拉第的學習經歷，像極了當年的自己，特別是那本演講筆記，使戴維頓為吃驚，總計不到四小時的演講，法拉第的筆記竟是長達三八六頁，凡是他所講的，幾乎全記下來了，所有講到的實驗，都配有精美的插圖，一些他沒有講到的內容，法拉第都替他補充上了！誰會相信，這會出自一名裝訂學徒之手，戴維激動了，馬上約法拉第暢談了一次，他確信：一棵茁壯的紅松苗就在自己的手中，他有責任把它栽到肥沃的土壤中，讓它迅速長成一株參天大樹。一八一三年三月一日，英國皇家學院理事會作出了一項非凡的決議：

「根據亨福瑞·戴維爵士提議，本院錄取邁可·法拉第先生任實驗助手工作……」

這年，法拉第才二十二歲。他靠自學贏得了科學家的信任。進入皇家學院之後，優越的學習條件好像給他插上了雙翅，很快，他就成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工作者。幾個月後，戴維遍訪歐洲，挑選法拉第作為助手隨同。在兩年多的遊訪中，法拉第抓緊一分一秒，學外語、寫遊記、做實驗、實地考查……簡直是又上了一所極好的

大學。他還結識了安培、德拉里弗、呂薩克、伏打等著名科學家，了解到歐洲各科學研究中心的狀況，並使用各國的先進設備，作了許多實驗。進一步提高了實驗技能，大大地開闊了眼界。

學術成就震古鑠今

回到英國以後，法拉第獨力做科學研究，一八一六年，二十五歲的他發表第一篇科學論文：「天然苛性石灰的分析報告」，翌年，他又發表了六篇論文，一八一八年，他一口氣發表了十一篇論文，其中「論燃燒鑒別」一文，詳細論證了有關的傳統理論方面的錯誤，提出了正確的解釋，這時的法拉第，已經開始在科學的大道上飛奔了。

一八二〇年，丹麥物理學家奧斯特發現：「通電導線能使與它平行的磁針偏轉。電和磁中間存在一種神秘的關係」，這使世界科學界震驚。接著法國物理學家安培又宣布：「通電導體之間存在相互的作用力？並對磁的本質提出一種假說」，這簡直是科學界的又一聲霹靂。正如法拉第所說的：「它猛然打開一個科學新領域的大門，那裡過去是一片漆黑，現在一下充

滿了光明。」法拉第認真地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電磁學報告，認真重複了別人報告的實驗，也開始探討電磁關係的本質。一八二一年，他認真分析了奧斯特實驗中的力學條件，提出：「如果通電導體附近有一強磁極，導體將繞磁極旋轉。」他立即設計了一個實驗，把一根通電導體漂浮在水銀上，旁邊放上一根磁棒，導體果然像被一種魔力驅使著，繞著磁極旋轉起來；接著，他又使通電導體固定，使磁極漂浮，磁極亦繞通電導體旋轉起來，這個實驗成功了！雖然裝置非常簡陋，但卻是人類製造的第一台電動機！

一八二三年，法拉第以他卓越的能力和貢獻，當選為皇家學會的會員，次年開始在皇家學院任教。一八二五年，年僅三十四歲的法拉第，已經是皇家學院實驗室的指導員了。

此後，他製造出人類第一台發電機，第一台變壓器，第一只感應圈……；同時，他還總結出了「電解第一定律」、「電解第二定律」；又科學地提出了「電力線」、「磁力線」概念，建立了「場論」。……正是由於法拉第的貢獻，人類才有了強大的電力能源，才得以跨進電氣時代。

法拉第在皇家學院工作了五十四年，他四處演講，成了著名的講學者，每個耶誕節他為英國的孩子們作淺顯的科學演講，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蠟燭的化學史」，幾乎使每個兒童耳熟能詳。（張明文撰）

朱謙（一九〇二—一九八一）

礦冶工程專家

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電公司董事長

台灣造船公司董事長

國民大會代表

留學德國專攻採礦

朱謙礦冶工程專家，曾任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台電及台灣造船公司董事長、國大代表等職。

朱謙字伯濤，浙江吳興人，一九〇二年農曆四月十九日生於吳興故里，自幼即顯露數理天才，及長，進入南洋公學肄業，嗣後轉赴德國留學，進入柏林工業大學攻讀，專攻礦冶，成績優異，一九二八年畢業，隨即通過德國國家考試，而成為國

試級的採礦工程師。一九二九年回國任建設委員會技正，策劃礦業發展。一九三〇年奉派為長興煤礦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推動煤礦生產。

一九三二年調回實業部仍任簡任技正，直到一九三七年為止。抗戰爆發後，轉任軍事委員會第四部同少將專員。一九三八年一月，主管經濟的軍委會第四部與實業部合併，改稱經濟部，朱謙仍任經濟部技正。當時抗戰烽火遍地，軍事第一，國民政府由南京遷武漢再遷重慶，長江水運頻繁，江輪仰賴燃煤為動力，需求孔急，經濟部為此特設燃料供應處，朱謙奉派兼任處長，負責統籌燃煤供應，他盡心盡力，圓滿達成任務。

調度供煤功在抗戰

一九四一年，朱謙卸除公職，在重慶開辦東林煤礦，任總經理，以民間力量採集能源，支援抗敵建國。直到抗戰勝利，復奉召返回公職崗位，出任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所組湘江、中湘、湖湘三礦廠董事長，兼資委會長沙辦事處處長。一九四九年秋，剿共軍事失利，長沙危殆，經濟部調朱謙為資委會副主任委員。

不久，華中陷共，大西南情勢逆轉，國民政府由重慶遷成都，朱謙帶領資委會同仁及眷屬百餘人，循公路跋涉多日抵成都，表現了忠貞不二的精神。後來在成都奉命撤退來台，他表率部屬，安排部屬及眷屬先行離去，自己堅持至最後一刻，始離蓉來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奉令出任資委會主任委員，同時兼任台灣電力公司及台灣造船公司董事長。一九五二年，資委會裁撤，朱謙調任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任內為台灣紡織工業紮下堅實的基礎。嗣後調任經濟部顧問，直到退休。

提供工業技術服務

作為工程專家，朱謙退而不休，投身嘉新水泥公司及裕隆汽車公司的創建，協助兩公司建廠及設置生產線，建立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一九五九年十月，朱謙與有「台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及石化專家金開英合作，創設財團法人「中國技術服務社」，以專業技術協助企業發展。朱謙代表捐助法人裕隆公司出任董事，旋被推舉為董事長，負責推動全台工業技術服務，卓著貢獻，一九七九年二月，因病辭去董事長，仍被留任為董事。一九八一

年十二月八日，病逝台北中心診所，享年七十有九歲。

朱謙於行憲後當選為第一屆國大代表，本諸工程專家資格，於會議期中，對建立工業制度，工業發展方向，多所建言。會期之外，獻身工程事業，從策劃到實踐，無不參與，為台灣經濟起飛奠基者之一，為台灣的興盛繁榮，貢獻至偉。

朱謙與夫人沈光鑑女士畢生互相扶持，感情深厚，育有一子名朱清遠，亦習工程，服務工程界，衣鉢得傳，朱氏亦可瞑目了。（蕭新民撰）

毛奇（一八〇〇—一八九一）

德國建軍之父
普魯士將領

原籍丹麥轉役普軍

毛奇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德國建軍之父，普魯士將領，舉世公認的常勝將軍，與首相俾斯麥及戰爭部長羅恩密切合作，完成德國統一，並把德國推向歐洲強權的地位。

毛奇原為丹麥人，一八〇〇年十月廿

六日生於丹麥的柏爾希姆，為一貧窮的貴族之子，其母為普魯士人，父為丹麥軍官，他繼承父親衣鉢進入丹麥軍事學院學習，十九歲畢業，任丹麥陸軍少尉。後來受到母親激勵，於一八二二年轉入普魯士陸軍服務，並進入普魯士陸軍大學深造，當時的校長即舉世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克氏對陸軍大學的課程策劃得非常周密而完善，使毛奇的軍事學術突飛猛晉。

不過，他另從物理、地理及天文學方面，學到地形地物在軍事上的價值。他畢業時的學術報告，被校長克勞塞維茨評為「足為典範」，讚譽有加。

重視地形軍事價值

自普魯士陸軍大學畢業後，毛奇被派至德國東部任情報參謀，任職期間他利用時間作兵要調查，亦即地形的測繪和運用。以他的軍事地形知識，體會在陸軍大學有關戰役、歷史的關係，把二者合而為一，從歷史上找尋地形制勝和未體察地形而失敗的戰例。所以他的戰略知識，是書本和實務綜合而得的。

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土耳其和

俄羅斯交戰，土耳其戰敗，向普魯士「求經」，毛奇被任為駐土軍事顧問團成員，成為土耳其蘇丹的軍事參謀。他深入土耳其內陸，仔細審查土、俄戰爭實況，包括兩國兵力部屬、戰術運用、作戰經過，寫成他生平的第一部軍事著作「土、俄歐洲戰史」。

軍事顧問變成作家

毛奇在土耳其服務時正是承平時期的，東西線均無戰事，年輕的毛奇沒有機會在戰場上一試身手，於是專心著書立說，他利用軍事顧問身分，到處旅行，遍訪土耳其附近各國，發表研究君士坦丁堡、波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及小亞細亞等地區特性的重要論文，對中東和近東地形人文的研究，見解獨到，觀察入微，展現了廣博的知識和才具。除軍事著述外，毛奇也寫小說、散文、遊記，成了日爾曼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風靡軍中，也博得社會文藝愛好者的仰慕。一八三七年他翻譯出版了十二巨冊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興亡史」，博得歷史家的讚賞，他成了博古通今，允文允武的奇才。

受知德皇擢升高位

一八四一年，毛奇結婚並晉升少校，調至野戰第四軍團任參謀。淵博的學識，良好的表達，使他的參謀工作得心應手。他又涉獵波蘭、荷蘭、比利時等國的歷史研究，對工藝與社會的進步，用心觀察。他開始研究戰役中行動方案選擇的各個因素，以及指揮官決心下達命令前的分析、比較的問題。

一八四五年，毛奇被派赴羅馬擔任武官，並為普魯士親王亨利的副官，晉升中校。五年後，他成為第四軍團的上校參謀長。一八五五年出任菲特烈威廉親王的侍從，他的態度忠誠、冷靜、勤勉，深受親王的信任。他隨著親王訪問英、法、俄等國，每到一處，他便向親王報告該國的歷史、地理、民情、政情，在威廉親王於一八五七年攝政時，即首先任命毛奇為參謀總長。後來威廉親王登基成了德皇，毛奇更是如魚得水。

任參謀總長之後，毛奇立意要建立獨立的軍事指揮體系和參謀制度，和首相俾斯麥有過多次激辯，不過，兩人都是忠誠謀國，所以卒能趨於一致。他深知動員能

力，攸關作戰成效，而機動、集中速度，更是求勝的要著。所以，他建議德皇重組陸軍，使後備動員部隊成為陸軍的一部分，從而使陸軍戰力較原先增加一倍。他同時體認到鐵路運輸在快速展開軍事部署和邊防補給方面的重要性，普魯士陸軍必須在軍隊通訊、工業生產技術上大幅改進，而且要重視高級將領的再教育、再訓練，使其具備指揮大規模作戰的知能和潛力。

擊潰丹奧法軍成名

一八六四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對丹麥作戰，這是他轉入普軍後首次攻打自己的祖國，初期普、奧兩國國王未採納他的迂迴計畫——截退丹麥陸軍退路，予以各個擊滅。使丹麥獲得喘息。不久，他被任命為普奧聯軍的參謀總長，隨即親臨戰場，照他的作戰計畫，先取桑大維茲，續奪蘇恩島。他靈活的指揮，使各軍團機動能力大為提高，導致丹麥迅速潰敗。此役中，他創立了舉世兵學家同欽的「作戰構想」——「作戰目標」的概念，他認為達成戰爭的目標——政治的目的，是國王的事；而完成作戰目標，殲滅敵人，為指揮官的主要任務；根據作戰目標擬定作戰構想，

則是參謀的使命。

兩年後，毛奇又以高度的計畫能力，擬訂並發動對奧地利之戰。他和俾斯麥都認為聯合義大利結成聯盟才能擊潰奧國，他決定先分離奧軍，並運用義大利部隊吸引奧軍主力。計畫既定，毛奇即在二十天左右完成動員，利用鐵路迅速將部隊機動至所望地點。

奧國的兵力原在普魯士軍之上，但毛奇兵力部署得當，一經接戰，奧地利便棄守漢諾威、希斯等地，不久又退守波希米亞，但普軍前進過快，致使第一、二軍團分離達一百公里，毛奇深知只有集中，才能與奧軍決戰，否則便有被各個擊敗的可能。國王和俾斯麥宰相都為此焦慮難安，而毛奇向俾斯麥要了一根雪茄，邊吸邊鎮靜地回答：「我們會贏！」

毛奇根據搜集的敵情及地形資料，研判奧軍可能的行動，並事先搜集奧軍將領的個人資料，了解奧軍指揮官的性格和行為傾向，使他的判斷更加準確。事實上，奧軍總司令貝特克的內心已充滿失敗主義。普魯士的部隊不僅有效的阻止奧軍，並在肯尼渥內茲會合，擊敗奧軍，此即西方戰史上所稱譽的「七星期戰役」。

但毛奇並不為此自滿，他檢討了全盤作戰得失，認為騎兵應擔任掩護、警戒及偵察的任務，而不應集中於最後決戰，砲兵則不宜分割使用，輜重應隨部隊前進，以免使後勤補給受困。他坦率指出包括親王在內的指揮官們，並不熟悉兵種聯合作戰，步兵雖為兵力，但應做彈性運用，而側翼的安全，在作戰中尤為重要。毛奇這份研究報告不僅使國王大為激賞，對當時的兵家及後世對戰爭的研究，更開啟了一扇開闊的大門。

軍事思想獨樹一幟

毛奇強調，作戰部隊應循砲聲前進，指揮官應將命令減到最低限度，毋需在指揮官後面插一根電話線。他本身的領導分「弛韁式」與「緊韁式」兩種，若指揮官不能熟悉全盤作戰構想，最高指揮官應以「緊韁式」領導，反之則只須下達簡單命令，告知作戰目標，賦予指揮官最大的自由。他說：「我從未計畫過第一次會戰後的行動。」因為戰場狀況瞬息萬變，指揮官首在隨機應變。

一八六九年，毛奇對俾斯麥說，普魯士軍已有能力與法軍一搏。一八七〇年六

月中十九日普軍發動對法軍的進攻，因毛奇早已有求勝的準備，在俄國友善中立及其他國家支援下，普軍兵分三路，向法境進逼，先是奪取亞爾薩斯，又在麥次圍殲法軍主力。

毛奇要求三個軍團在作戰初期，按照他的作戰構想行動，越過法國國境後，即自行決定爾後行動，他認為彼此信任是最佳的作戰指導。九月一日，普軍在色當（Sedan）圍攻法軍，翌日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即告被俘。法軍大敗，色當戰役至今仍為兵學家研究的典範之一。

毛奇不僅創造了個人軍旅生涯的高峰，也替德國打下歐洲盟主的江山。這位作家、名將在戰後又繼續當了十八年的參謀總長，他努力增加軍力，並要求軍官們在平時做圖上的戰役狀況推演，或至各地從事實際參謀旅行，此即各兵學研究單位採行的「現地戰術」。他在軍事方面的影響力，從德國延伸至各國，也從十八世紀跨至後代，他的名將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毛奇於一八七〇年被德皇冊封為伯爵，一八七一年晉升為陸軍最高軍階的元帥。一八八八年退隱其封地的西北利亞，一八九一年四月廿四日於赴柏林途中逝世，

(二十七) 傳人名外中

高齡九十一歲。（王治平撰）

魯道夫范倫鐵諾（一八九五—一九二六）

好萊塢著名演員

放縱不馴聞名鄉里

魯道夫范倫鐵諾（Rudolph Valentino）一八九五年五月六日生於義大利卡斯提藍尼達，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紐約州紐約市，得年三十一，生平演出電影二十二部。

魯道夫范倫鐵諾誕生在一个義大利家庭，他的祖父是個傑出的土木工程師，以設計鐵路橋樑而聞名，他的家人也都以此為榮。

他的父親吉凡尼格里米是個獸醫，但在成為獸醫之前曾在一個馬戲團裡工作，到各地巡迴演出，這點曾使得他的家人深為失望，但若非如此，他就不會遇到他的妻子多娜巴比——一個具有法國血統的女教師，這世上也就不會有這麼一個偉大情人，性感之神——范倫鐵諾。

范倫鐵諾有一個哥哥，名叫阿爾伯圖

；和一個妹妹，名叫瑪莉亞，但只有范倫鐵諾曾得到他母親的溺愛和放縱，他的母親很欣賞他這個「漂亮的孩子」，並總是喜歡講一些她貴族出身的往事給他聽，這些故事或許只有四分之一是真的，四分之一是假的，而另外一半是他們彼此都希望它是真的。相反的，他的父親則是個比較嚴肅而注重實際的人，他要求他的孩子都對他絕對的順從，然而當范倫鐵諾十一歲的時候他就是個聞名鄉里的「壞孩子」，他放縱不馴，而且從來不曾是個好學生，不幸的，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隨後他們全家搬到了義大利南部一個叫做達倫多的村莊，當他連續被好幾個學校退學之後，他的母親就再也無法管束他。他成天夢想著要做個騎士、做個劍俠，然他的母親卻希望他有天能成為一個外科醫生，因此，後來又讓他到另外一個學校去註冊，學習醫學，他想要進騎兵學校的夢想沒能實現，他的家人也都不予支持，後來他又申請皇家海軍學校，但是沒有被錄取，最後他自皇家農業學校畢業，接著他說服了他的母親讓他到巴黎去，他說那對他來說是條最好的路，而且對他的事業也最有幫助。

巴黎狂歡錢用光光

他到了巴黎後，腦子裡根本沒有想到任何有關農業的事情，他很快的跌進了夜生活和城市的狂歡之中，也從此開始了舞者的生涯，他遇到了一個名叫金馬丁的流氓舞者引介他進入這樣的社會，他又認識了一些同性戀者，使得性關係原已十分複雜的范倫鐵諾在這方面更加紊亂不堪，加上他又有很深的戀母情結，這種混淆不清的性意識終身都困擾著他。最後他用完了所有的錢，然後回到了家裡，他繼承了四千萬美元的遺產，在一九一三年的十二月，搭船駛向紐約。

由雜役變成了舞男

在紐約，他依然是沒有從事任何與農業有關的工作，而在餐館裡當雜役，對跳舞的熱愛和夜生活的嚮往才是他到紐約的真正目的，他的探戈跳得很好，也因為這個關係他首度在「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電影中演出，擔任朱里奧的角色。當他的舞技更加進步之後，他由雜役變成了舞男，在一家名叫「麥西氏」的華麗餐廳中伴客共舞，而

換來免費的吃住。那時候有所謂的飲茶時間，相當於如今的雞尾酒時間，餐廳在這段時間就靠一些有錢而沒人伴護的女人來光顧，她們在那兒展開社交活動，跳舞、飲酒，並且期待後半夜有個男人陪她們上床。過去范倫鐵諾的錢總是不夠用，然那些慷慨的女人所給的小費，使他存蓄了一些錢。最後他的舞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他和他的搭擋邦妮葛拉絲可以每週賺進五十美元，後來范倫鐵諾又和一個名叫瓊蘇伊爾的女子組成了一個巡迴演出的歌舞劇團，獲得相當的成功，直到她嫁人，方告結束，此時范倫鐵諾對東部已經感到厭倦，他開始注意西部，並把興趣轉向好萊塢。

到舊金山好運開始

他參加了一個叫做「奇異面具」的合唱團，至各地巡迴演出，直到這個合唱團在猶他州解散為止，其後范倫鐵諾狼狽地到了舊金山，卻從此開始了他的好運，他遇到了一個從紐約來的老朋友——諾門凱瑞，諾門凱瑞許諾把他弄到好萊塢去，後來他的諾言果然實現。一九一七年范倫鐵諾在「贍養費」(Alimony) 一片中擔任臨

時演員，演出一段跳舞的角色，他曾以為自己可以自此一夜成名，但事實上卻沒有，因此他又回到了跳舞的行業。那時美國所崇尚的男子形像是純美國式的男人，崇尚「拉丁情人」的時代還未來臨，電影裡也都風行一些狠心粗獷的男子角色，例如在一九二〇年放映的「已婚處女」(The Married Virgin) 和稍後的「蕩婦」(Frivolous) 二部電影中，他飾演的都是這類的反派角色，環球影業公司一個名叫保羅羅爾的導演告訴他：「你有一個演員所需要的條件，有一天你會在好萊塢大紅大紫。」他的話後來果然應驗。

童年夢幻能夠實現

不久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珍艾克的女演員，並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和她結婚，她後來一直是范倫鐵諾親密的朋友，而且是他當他死的時候唯一在他床邊的女人。范倫鐵諾的母親在他婚後一個月便與世長辭，這使得他極為心痛和悲傷，因為她活得不夠久，而未能看到她的「漂亮的孩子」成功的一天。范倫鐵諾對許多女子懷有母親的形像，其中之一就是一個名叫瓊馬賽斯的劇作家，她曾經寫過一部反戰的劇

本，但未得到真正的成功。「四騎士」的原著是一本由西班牙作家維辛艾本茲所寫的小說，這本小說曾在全美風行，而由一個名叫賴克斯英格爾的導演說服了「梅特羅電影公司」買下了它的電影版權，范倫鐵諾被決定擔任該片的男主角，飾演朱里奧底斯諾伊，這項合作造成了一些有趣的結果：其一，該片使正在直走下坡的「梅特羅電影公司」避免了破產的命運；其二，它為「梅特羅電影公司」鋪下了一條走向康莊的大道；其三，它成為百萬票房紀錄的第一部電影；其四，賴克斯英格爾從此進升為一流導演；其五，范倫鐵諾正式變成了電影明星，他開始活在一個使他童年夢幻能夠實現的真實生活中。該片的女主角碰巧也是當范倫鐵諾在紐約還是個臨時演員時一起與他演出對手戲的愛麗斯泰瑞。

臨時演員成大明星

後來有個名叫愛拉娜西慕娃的俄國女明星一直在找尋一個在電影「茶花女」(Camille)一片中與她演出對手戲的合適角色，范倫鐵諾正是她所要找的人，但是他必須先經過娜塔嘉藍布娃的同意，她是

愛拉娜西慕娃的親密女友，是個服裝和藝術的設計家，藍布娃是個奇怪而且自大的人，范倫鐵諾不願瓊馬賽斯的警告而去爭取這個角色，後來得到了藍布娃的同意，但在他開始拍攝「茶花女」一片之前，他必須完成替「梅特羅電影公司」所拍的最後一部電影，那也是由馬賽斯、英格蘭、泰瑞和范倫鐵諾四人合作的最後一部電影。范倫鐵諾乃由此變成了大牌明星，想與他一起演出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使得導演英格蘭如此說道：「我可以把一個英俊的臨時演員一夜間變成個大明星。」後來他自「四騎士」電影中選出個名叫雷蒙塞門尼格斯的臨時演員，把他易名為雷蒙納瓦路，並安排他在「羅宮密史」(The Prisoner of Zenda)一片中與泰瑞一起搭擋演出，也使得雷蒙納瓦路聞名於世。

重婚罪名被捕入獄

娜塔嘉藍布娃的本名叫做溫妮菲漢德納，是化妝品大王理查漢德納的繼女，當她在俄國學舞的時候為自己取了娜塔嘉藍布娃的藝名，她神秘、富有、美麗、而且多才，這一切使得范倫鐵諾對她深感興趣，但在另一方面，她卻要求絕對的權力來

干預范倫鐵諾的事業，最後終於為范倫鐵諾帶來情感的悲劇，也幾乎給他的事業帶來了悲劇。她告訴他不要去演「沙漠情酋」(The Sheik)也不要演「老鷹」(The Eagle)這兩部電影，然幸好在此駕御這方面，范倫鐵諾還算是略勝一籌。她說服了他去演一部叫「毒魔王」(Cobra)的電影，這部電影是她一手包辦，結果造成了范倫鐵諾一生最大的錯誤之一，她為了要使自己的事業更上層樓，而叫范倫鐵諾去演對他來說是很冒險的角色，她又籌劃了一部名叫「無價美女」(What Price Beauty)的電影，當初只有三萬美元的預算，最後竟花費了十萬美元。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珍艾克與范倫鐵諾經中間人宣告離婚，在同月十三日，范倫鐵諾就和藍布娃錯誤地私奔到了墨西哥，匆匆在當地完成了婚事，當他們一回到美國，范倫鐵諾就以重婚罪名被逮捕入獄，後來以一萬美元獲得保釋，藍布娃卻在此時到了東部去，直到他能以自由之身與她結婚為止。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他們在印地安那皇冠點市再度結婚，「沙漠情酋」與「老鷹」兩部電影得到了橫掃千軍般的成功，但「毒魔王」一片卻遭到失敗，

加上范倫鐵諾又因片約而被束縛了自由，不久藍布娃就躲到巴黎去了，范倫鐵諾為她買下了一棟別墅，並把它命名為「獵鷹之巢」，但藍布娃終其一生都不曾踏進過一步，他如此命名是因襲一個名叫「冠獵鷹」的電影計劃，這個計劃是藍布娃策劃的，至終都沒有拍成為電影。范倫鐵諾此刻開始經常參加一種藍布娃所崇信的降靈會，在會中清談並作一種神秘的漫遊，這使他逐漸接受了她對婚姻的態度——「真正的結合是在精神上的，肉體的結合無關緊要。」這帶給了他更多的性紊亂，又因為他對自己的演藝生涯很關心，他總是驅策自己緊張辛勞地工作，藍布娃對他的關心給了他莫大的鼓舞，並帶給他自信，但事實上這只不過是因為藍布娃自己有更多的需索，後來范倫鐵諾雖然追她追到了巴黎，但最後還是接受了他一個好友的勸告，讓她走了，他對她說道：「我很抱歉這必須發生，但是我們不能總是為了我們想要的東西而去命令我們的生命。」

范倫鐵諾從來不曾放棄對尋樂、對狂飲以及對辛勞工作的熱愛，但一種男子氣概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他，無論他被新聞記者和作家如何頌揚，但只有一些和他同

過床的人才知道他的真相。他被世人所知的是——他在銀幕上改變了做愛的藝術，他使二千萬美國婦女得到解放，使她們幻想，夢想做愛的事情，並使她們對自己的丈夫或男友感到不滿意；他使寬鬆的長褲子和奴隸的手鍊變成風行，使男人的理智被眾人認為是必需；他造成當時所風尚的拉丁情人的形像，他甚至使參議員亨利梅耶提出要求立刻檢查他的電影，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列入國會記錄。

他自巴黎回到了好萊塢，然後開始與一個名叫波拉奈格麗的西德女演員約會，他知道這在大眾的心目中對他是有好處的，因為波拉奈格麗在當時被認為是個渾身熱血的性感尤物，她經常邀請范倫鐵諾參加她的宴會，而這也正是范倫鐵諾所樂意的，她並且在「酋長之子」(The Son of the Sheik) 一片中首度與范倫鐵諾演出親熱的一幕，但這部電影只收到冷淡的反應，范倫鐵諾在這時已在開始走下坡了，電影公司作了決定，要他到各地去隨片宣傳，以刺激票房，然此刻他已經開始感到身體不適，親友都勸他去看醫生，可是他不屑一聽，他因男子氣概的壓力而飽受折磨，那時可能只有他的妻子藍布娃可以幫助

他，但事實上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幫助和慰藉。

在赴紐約的途中，他遭遇到一件很令他難堪的事，這對他來說是個更大的打擊——「芝加哥論壇報」的社論欄以「粉紅色的粉撲」作標題把他歸結為浮華的形像，並詆毀他的男子氣概，而且控訴他把美國男人都女人化了。這對范倫鐵諾來說是個可怕的人身攻擊，他跑到與「芝加哥論壇報」打對台的「傳令報」，說道：「他污辱了我的義大利祖宗，他嘲笑了我的義大利名字，如果那個狗娘養的認為我是個有女人氣的男人，我就要他嚐嚐我的拳頭的滋味，我們馬上就知道誰才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他的挑戰被「紐約晚報」一個名叫法蘭克歐尼爾的員工接受了，此人是一個拳擊專家，但在決鬥進行數回合之後竟被打倒，范倫鐵諾終算是洗刷了他的恥辱。然而范倫鐵諾的勝利靠的是血氣之勇，實際上他已經病重，不久之後，有一回他在紐約跌倒，經檢查為穿孔性胃潰瘍而住進「綜合醫院」，隨後即死於敗血症。他的經紀人喬治烏曼說道：「精神與情感上的枯竭，削弱了他生存的意志。」他是一顆殞星，他可能再度升起；他死時身負

稱。

債務五十萬，但他可能再把它賺回來；在銀幕上他是個自我肯定的情人，他應可向世人證明真正的自己，怎奈他才三十一歲就死了，當他躺在「坎伯爾殯儀館」金廳中的一副銅棺裡的時候，外面有八萬哀悼者等候著要瞻仰他的遺容，使紐約市的警察必須與他們打鬥才能維持秩序。波拉索格麗由加州趕來了，當她看到了那個躺在棺材裡，她曾計劃與他訂婚的范倫鐵諾之後說道：「我對他的愛，是我生命中最深的愛，我愛他，並不是以一個藝人的立場去愛另一個藝人，而是以一個女人的立場來愛一個男人。」數天之後，他被安葬在加州一個大理石造的壯麗陵墓中。（徐步台撰，參採徐步台著「藝海流星」）

張岫嵐（一九〇二—二〇〇一）

監察委員

出身世家得受教育

張岫嵐，第一屆女性監察委員，曾留學俄國，與蔣故總統經國同班同學，習體育出身，但早期從事婦運及黨務工作，來台後專任監委，事母至孝，有政壇孝女之

張岫嵐，山西定襄縣人，一九〇二年

（民前九年）農曆七月五日生於定襄縣的鐔村，為當地書香世家，其祖父張儀軒為遜清舉人，曾任定襄縣教諭。父親張炳麟亦為清代舉人，母親楊蕙心出身同村，亦為書香之家。張岫嵐為他們的第三女，張炳麟曾任廣西候補知縣，可惜到桂林未及一年病逝異鄉，年僅卅歲。其母廿七歲守寡，矢志撫孤，在家鄉教育子女，侍奉翁姑。張岫嵐四姐弟在母親扶持下，均投入祖父帳下讀書，誦習古典詩書，張岫嵐雖為女子，亦隨班攻讀，由於聰敏好學，成績特佳，年十六，考入太原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繼續學業，成績出眾，為校長張禮壽所欣賞，本應株守家鄉小學教書，但她卻想繼續深造，以不增加家庭負擔為條件，考入北京公費的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就讀體育系，但因幼時一度被迫纏足，雖未形成「金蓮」，但足部已受傷害，就讀體育系，備嘗辛苦，她不避艱苦勤於練習，體育動作不落人後，能和常人一樣走鋼索，受到老師高梓的賞識。大學畢業後，擔任體育教師的工作。

與蔣經國同期留俄

斯時，民國初建，政局不安，北方由軍閥高壓統治，有志青年多傾向國民革命，嚮往三民主義，張岫嵐亦不例外，乃加入中國國民黨，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五年，她經考選留俄，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於是年十月，由上海，經海參崴抵莫斯科，正值隆冬，冰天雪地，生活艱困，加之語言不通，尤感學習困難，但她堅忍不拔，入校後，編入俄文第四班，先習俄文，一年後，已能運用自如。該校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創設，專為培植中國青年，蔣經國當時即和她同校就讀。其他著名同學還有谷正綱、谷正鼎、皮以書、劉詠堯、韋璧輝、費俠、王新衡、王澄如等人。

一九二七年秋，張岫嵐自莫斯科學成歸國，正值軍閥孫傳芳進犯南京，局勢緊張，風聲鶴唳，不久，孫軍潰退，張岫嵐轉赴上海，執教於江灣勞動大學，兼女生指導員。

不久，由中國國民黨派為南昌市委員兼婦女部長，乃赴南昌就職。翌年，全國黨務改組，她仍回上海，旋即返回山西老

家省親，抵家不久，即由山西省政府電召至太原，任職於省府。

婚姻不幸兩年仳離

一九二九年春再赴上海，與留俄同學

潘仲魯結婚，潘仲魯是一名記者，文采風流，結婚兩年餘，即傳出外遇，遂告仳離，育有一女潘我源。離婚後，張岫嵐返回太原，致力太原地方建設。

在上海，張岫嵐曾和潘仲魯打離婚官司，她為女兒爭取到贍養費，而潘仲魯從未付過分文，其實，張岫嵐志不在錢，爭的是個「理」字，後來女兒一直由她獨立撫養。她的女兒潘我源長大成人後，回憶父母離婚前後的情形時寫道：「父母離異，使子女在痛苦中早熟，我那時還不到三歲，就能體會母親的痛苦，我們是個大家庭，有祖父母、伯父伯母、叔父嬸母及多位堂兄弟姊妹，雖然生活在一家子人當中，但感到非常孤立。」

奶奶是一個封建的老太太，一個舊式的婆母，她不樂見兒子和媳婦感情好，我父親三兄弟，都因為她的慫恿，個個拋妻棄子，另結新歡。那時奶奶也欺侮我們，媽媽是孤立無援的，我會陪著媽媽哭泣，

並會用我的童言童語勸慰她，記得有一次，奶奶在窗外罵我媽媽，她氣得直掉淚，我勸她說，媽媽別生氣，奶奶壞，我們搬出去吧，回想到這些情景，我已淚水盈眶了。

後來我聽媽媽對我說過，她和父親離婚前，很難壓抑心中的不平，情緒很不穩定，她每天去郊外練習打槍，想打死我父親後再自殺，與他同歸於盡，但是她又不忍心將我帶走，更不放心將我丟下，最後，爲了我還是沒有走上絕路，我母親對感情非常執著，她雖然和我父親離婚了，但從來不說他的壞話，而且一直懷念著他，直到如今她還戴著和父親結婚時的戒指，（她一生從不愛戴首飾）。七十多年了，原來刻在戒指上的花紋都已磨平，戒指本身也都磨薄了，但是沒有磨掉她對父親的懷念，當年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數，她卻選擇了我的父親，這就是她的不幸。」

奉母攜女烽火流離

潘仲魯是雲南人，曾任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社長，陳香梅就是其麾下的記者。

他們的女兒潘我源十二歲時曾在昆明和他短暫同住，因與父親感情疏離，後來仍回

到母親身邊，與母親相依為命。抗戰期間，隨母顛沛流離，輾轉各地。一九三七年秋，抗戰爆發後，山西省大部分淪陷，張岫嵐因工作關係，攜女奔波於運城和西安之間，一九三八年轉赴成都，翌年再轉至重慶，她的長兄張武成斯時服務教育部，遂與兄長全家於烽火中重逢。其兄育有七女一男，為減輕其兄的生活負擔，乃將母親楊太夫人接來侍奉，戰亂餘生，一家團聚，也算難得。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張岫嵐奉母攜女回南京工作，兄長全家返回山西老家，家人又告分離。是年，張岫嵐獲頒勝利勳章。次年冬，制憲國民大會，參與制憲，為爭取憲法中規定各類選舉均應有婦女保障名額，她奔走協調於諸位代表間，卒獲列入，為全國婦女爭取到參政權。一九三六年憲法頒布，實行憲政，選舉第一屆監察委員，張岫嵐因在地方素具聲望，在省議會選舉時順利當選。一九四八年夏，監察院在南京成立，她即進入監察院，擔任察吏巡方的風憲工作，不久，院會決議推選十位代表巡視台灣，她亦入選，來台巡視，此為她和台灣接觸之

始。

事母至孝人稱孝女

一九四八年秋，剿共戰局失利，華北、華中陷入紊亂，張岫嵐乃將母親及女兒送到上海避亂。翌年初，戰局更加惡化，她只好將母親送往廣州，女兒暫時留滬，不料從此母女分離近五十年。一九四九年

秋，共軍長驅南下，華南亦赤焰遍地，張岫嵐奉母來台，與母親相依為命，她除在監察院執行監察委員工作外，公餘則從事婦女反共救國活動，同時侍母至孝，其母楊太夫人來台不久，六十餘歲即告中風，行動不便，全靠她照料，她在外工作不論多忙多累，回到家一定先向母親問安，其母有時不高興，她則長跪膝下，直到母親重展笑顏才會站起來。她為生病的母親請有專人照顧，但空暇時間必定親自扶持，直到一九六七年其母去世，共歷十八年之久。一九六一年，其母八十大壽，許多親朋好友都來祝壽，故胡宗南將軍夫人葉蘋（霞翟）特撰「壽母與孝女」一文發表，文中對其母的高節，讚揚備至，對張岫嵐的純孝，尤其推崇不已。監察委員金越光一向很少稱讚他人，獨對張岫嵐的孝行，

再三讚美，認為是傳統倫理道德的典範。一九六七年，楊太夫人棄世，張岫嵐哀毀逾恆，親撰「哭母文」，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一九九一年，楊太夫人百齡冥誕，她又撰紀念文，詳述生活履歷及親友存亡，懇惻哀惋，真所謂「孝思不匱」。

母女重逢老景彌甘

張岫嵐遭喪親之痛，更為留在上海的女兒潘我源擔心，當時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以潘我源雙親的背景很難逃過此劫，因而潘我源在工作單位備受質疑，本來母女還有書信連絡，文革爆發後，乖巧的潘我源為免受牽累，和父母斷了音訊，直到一九七九年由她服務單位的黨委書記李資清協助，才和母親連絡上，又在李資清的協助下，於是年七月中旬赴港與母親會面。母女相隔近四十年，再次相會直如夢中，然而骨肉親情，毫無阻隔，在港相聚十多天，潘我源原來應於探親後返回大陸工作崗位，不料張岫嵐於離港返台前夕，突告心臟病發作，昏了過去，當時她高齡七十八歲，其女潘我源只好繼續留港照料。張岫嵐病癒後回台，但在香港為其女買了一間小房子居住，後來潘我源取

得在港居留証，即申請來台，與母團聚，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潘我源又把留在大陸的兩個兒子接來台灣。祖孫三代同聚一堂，是她晚年最快慰的一件事。晚年，張岫嵐在兒孫細心照料下，心臟病及糖尿病都獲得有效的控制，故能長壽。直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因氣喘病入院，延至二〇〇一年元月十三日不治逝世，享壽九十歲，已近期頤之壽，可謂孝心得善報。（孫如農撰）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